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六

起開元四年二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

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贈左

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子恤翻射寅謝翻  
直言事見上卷上年

李希烈將

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

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改寧陵

滑州刺史李澄密遣

使請降

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

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

汴皮

變翻白馬滑州治所

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

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

令力丁翻剽匹妙翻下同

澄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

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

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

混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同上考異曰新書柏

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西希烈圍寧陵遇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汭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混遣栖霞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霞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而及其坐幄

坐才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

天敗歸

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

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

晟俱屯東渭橋

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晟成正翻

不受晟

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滄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

罪斬之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滄俟古翻剽匹妙翻滄澗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

既如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節制乎况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 因以數

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

勞力到翻騎奇寄翻

無敢動者遂并將之

軍勢益振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

見事

上卷上年朝直遙翻

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

惡鳥路翻下同

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

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

壘魯水翻

泚衆大至晟謂懷

光曰賊若固守宮苑

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

或曠日持久未易攻

取易以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

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

晚飯翻扶

豈可遽戰邪

邪音耶

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

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

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

音逗

豆考異曰實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

橋其間繞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

上屢遣中使趣之

疏使

吏翻趣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

長安

將即亮翻數所角翻下同

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

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

泚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翻李懷光既有

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聞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為之闕此其近之上猶

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下戶翻懷光欲緩戰

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

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

窘戶隕翻

若糧賜皆比神策則

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

缺古穴翻怨望也

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

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

沮在呂翻  
敗補邁翻

乃曰將

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

將即亮翻

贄未有言數

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

數所角翻帥所類翻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

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李晟之答懷光氣和而辭正故能伐其謀

時上遣崔

漢衡詣吐蕃發兵

見上卷本年正月吐從暇入聲

吐蕃相尚結贊

相息亮翻

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



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

緡眉巾翻騎奇寄翻譎古穴翻

竟不肯署救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

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禮翻

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白華殿  
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

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

謂醴泉之勝也

鼓行芟翦易若

摧枯

芟所銜翻易以鼓翻

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

取懷光輒沮其謀

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

據茲事情殊

不可解

解戶買翻曉也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

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

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

處之

易弋鼓翻處昌呂翻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晟成

正翻銜翻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

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各官

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

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容翻回日或聖旨顧問

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思

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

要一遙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

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戶嫁翻別賜懷光手詔

示以移軍事由

事由猶言  
事因也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東渭橋在京城東  
故云然晟成正翻

朕本欲委卿商

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

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

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

結陳而行以防

李懷光追掩  
陳讀曰陣

歸東渭橋時廊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

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

當管師徒

廊音虜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兇寇

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比毘至無益翻近也

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

及李懷光之軍為四軍帥所類翻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軍最彊懷光之官最

高相懸絕去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並為節度使各總一軍不

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

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

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齟偶許翻嫌釁遂構俾之同

處必不兩全

處昌呂翻

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  
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

覆亡之禍翹足可期

人立而翹一足

則不能久翹足可期  
者言禍來之速也

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

堪疚心

疚病也

太上消慝於未萌

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

其次救失

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

難乃旦翻

委而不謀何以

寧亂季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

其吞噬理在必然

晟成正翻噬時制翻啗也

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

拯救也

今因季晟願行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

少詩  
沼翻

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

軍迭為犄角

泚且禮翻  
犄居蟻翻

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

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

左傳趙宣子之  
言先悉薦翻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淮南子  
之言

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

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

悵

亮翻  
怨也

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

謂自咸陽東  
就李晟也

恐因此生辭

生辭猶今人  
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

調息猶今人  
言調停也

且更俟旬時

旬時  
猶言

旬日也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

使

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

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

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請以裨將趙

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

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裨賓彌翻將即亮翻洋音

祥

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

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上疑未決欲親總

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

趣讀曰促

或謂懷光

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

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

懷光大懼

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





它人何益哉

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

我今

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

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

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

幾居

張名振曰乃者言

不反

乃者猶言昨者也

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

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

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旻翻懷光所統朔

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拉落合翻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

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部成義詣行在告之

且泚

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部古到翻史昭曰部姓也出請自周文王子封部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部久

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

璿

統也綜翻俗音從上聲璿

七罪翻

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

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

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

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

一人謂天子也

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

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鬻力究翻令力丁翻  
斷音短 考異曰邠

志曰懷光投鐵券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  
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  
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  
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  
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  
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  
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郃成義  
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瓘瓘密告其父懷光若三  
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  
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  
鐵券言之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於是行在

始嚴門禁

嚴門關出入之  
禁以防不虞

從臣皆密裝以待

史炤曰密  
具裝束所

以備行從才用翻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

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晟成正翻使疏吏翻

丙寅又加

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

梁州古漢中

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

聞之

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

遣使詣奉天奉迎又

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鹽屋以來迎衛

至鹽屋以來者言若

迎衛之兵至鹽屋而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不指定一處也鹽屋音舟室將即亮翻誠將音

同上又音如字

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

誘音

上聞而患

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

勛許云翻語牛倨翻

勛請

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

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勛刻日時

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

事泄以數百騎迎之

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駱騎奇寄翻

勛與之

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

然與燃同藁禾稈也

軍士皆

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

誠錯愕起走

從于容翻錯愕猝然驚也

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

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

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

兵矣

仆方遇翻頓也擐戶慣翻

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

一朝弃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

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

令力丁翻讐之涉翻失氣也

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

將即亮翻

勛褻

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

愆期過期也

李懷光夜遣人襲

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

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

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

此且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

東征遊瓌為邠寧留後瓌古回翻將即亮翻

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

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

懷光又以書趣遊瓌遊瓌蓋又奏之也若

據考異則後書為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促

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

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

武有甯景璿

邠卑旻翻昕許斤翻璿似宣翻

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

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

潼音同朝直遙翻覲音俞

皆守將

也言此諸將各守其地也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



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

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

在行營將不肯稟命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

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

光兵權若朱泚何

言罷懷光恐無以制朱泚

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

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

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足以誅泚

况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邠懷光

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

陵

考異曰邠志作達奚小進今從實錄

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

力令

丁翻乘繩證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戶軍

昆翻又使持書趣遊瑊渾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

軍遊瑊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已也慢罵于途上

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

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

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

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盤屋上

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

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

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亮翻從才用翻戴休顏狗於軍

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見二百二

十八卷建中四年兵部侍郎劉廼卧病在家泚召之不

泚且禮翻又音此起使蔣鎮自往說之

說式芮翻

凡再往知不可誘脅

誘音酉

乃

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

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

忝列曹為泚所得不能死而受泚官自愧不能捨生取義

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

賢者乎

復扶又翻臊蘇遭翻汚烏故翻漫謨官翻塗也

獻歎而返

獻音虛歎音希又許既翻

廼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

呼火故翻

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

卒

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劉廼以乘輿播遷浸以益遠故自絕於衾衽之間

太子少師喬琳

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

此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

多出仕泚矣

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泚苟

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殆懷光遣其將孟保

孟廷寶今從實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

駕

達將即亮翻又如字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盤屋

使疏

吏翻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

我將耳

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將即亮

因目增曰

目增示

欲因其言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

以給衆

佛祠吾貯糧馬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

給蕩亥翻貯  
丁呂翻帥讀

曰率剽  
匹妙翻

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考異曰實錄曰纔入駱谷懷光

遣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

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懷光皆黜之  
兵擊之而退與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邠志

河東將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

將即亮翻彙于貴翻  
權彙入援見上卷上

年以上幸山南聲聞不接故  
引兵歸史言馬燧怠於勤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

謂河中同絳及加同平  
章事之命晟成正翻

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

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

為復京城之計

城隍即為東渭橋營整治直之翻

先是東渭橋有積粟

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

先悉薦翻度徒洛翻幾居希翻

是時

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

軍處二疆寇之間

泚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

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

遺雅季翻

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

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

恧女六翻

晟曰畿內雖兵

荒之餘猶可賦斂

斂力瞻翻

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

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

日皆充羨

羨弋線翻

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

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

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

事並見前數所角翻

士卒死者什六

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

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

為于偽翻

悅及

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

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

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

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

僕射謂田悅也

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

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

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

帥讀曰率

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

扈寧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

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

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

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



俟節度使升聽事以次參謁也

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

夜刺殺僕射

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

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衆

分裂殺之扈寧來及戟門遇亂

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

招諭將

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

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

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

先相公謂田承嗣

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

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

寧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

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

田悅者緒之從兄

雖悔怒

怒其殺兄

而悔立之

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

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

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

夫鄭景濟等

執憲大夫猶天朝御史大夫

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

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

掠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

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

緒部署城內已定

謂魏州城內也

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

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

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

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

背蒲背德

其民何罪今

雖盛疆其亡可跂立而待也

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

况昭義恒冀

方相與攻之

昭義李抱真恒冀王武俊

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

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

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

旋踵轉足也

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

在城守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

謂自奉天幸山南

韓遊瓌帥

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

帥讀曰率下同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

考異曰邠

從懷光知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倉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李懷光以李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率麾下歸邠州耳

晟軍浸盛惡之

惡鳥路翻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

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

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

強其兩翻

問計於

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

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

取長安

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

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

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

說式

芮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

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

爾俘掠衆許之

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

考異

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  
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  
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  
為泚所責慙怒憤耻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  
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  
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  
移軍好時及涇陽今錄懷光乃謂景略曰鄉者之議軍衆  
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

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

朔方軍平安史拒回紇吐蕃  
功高天下備盡忠力一旦從

懷光反是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

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

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

說式芮翻

李太尉功高自

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

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

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

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

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

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所

所許斤翻將即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所戒劉禮等衷甲而入所小史李岌密報

遊瓌遊瓌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所于府中

殺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遣楊懷賓奉表以

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

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邠卑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

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

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



中為右廂兵馬使

朝直遙翻晟成  
正翻使疏吏翻

聞之泣白懷光曰父

立功於國

言其父殺張昕  
以邠城返正也

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

之

為後赦朝  
晟張本

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

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

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

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

泚且禮翻又音  
此乘繩證翻

其

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

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

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

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

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及富平

懷光行及富平也

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

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

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

將士之心已離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即亮翻少詩紹翻

河中尹李齊運弃城

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

備唐兵討之也

刺史李紆

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

裴遵慶  
肅宗朝

為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

團七百圍之

團結獵戶為兵謂之獵團帥讀曰率

嶠請降詔以覲為渭北

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

使

鄜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

上長

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

散官

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

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

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

恒戶登翻

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

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

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

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

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

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譚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

金紫普施於輿阜

左傳茅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

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

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

近其

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

誕謾虛言也趨七喻翻又音如字

故國家命秩之制

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

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服色謂紫緋淺緋深

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為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

此所謂假虛

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

授無費祿受不占員

占音之贍翻

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

以是賞之

銛息廉翻利也難乃旦翻

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

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復扶又翻

今陛下既未有

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

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

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相息亮

翻下同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

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

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上意

數所角翻迂五故翻

盧杞雖

貶官

杞貶官見上卷上年

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

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二人為相見上

卷上年劉從一自吏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

贄恩遇雖隆未得為

相

為上追仇陸贄盡相言而貶贄張本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

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

剽匹妙翻

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

五州

十五州梁洋興鳳開通渠集蓬利壁巴閬果金也

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

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  
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  
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  
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

大

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

遷都岷峨則士庶

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  
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  
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辨

史言嚴震供奉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辨

初奉



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

而心惡之

惡其殺張鎰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下也惡烏路翻

議者言楚琳凶逆

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

伺相吏翻

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

上皆不引見

見賢通翻

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

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

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

四年帥所類翻

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

書云元惡大憝憝亦

惡也音徒對翻

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

言較晷刻

而爭遲速也

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

復扶又翻

僅通

王命唯在褒斜

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

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

十三里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竄絕

正夔休

以諸鎮危疑

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

洶洶羣情各懷

向背

背蒲妹翻

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

塞悉則翻

東

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

咽因肩翻

今楚琳能兩端

顧望乃是天誘其衷

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預曰衷中也陸德明

曰衷音中或丁仲翻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

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

行下孟翻決於決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

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省悉景翻孰免疑畏又况

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

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

之業也撓奴教翻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

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

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將罷李懷光兵  
權故先用渾瑊

庚

子詔數李懷光罪惡

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

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

猶以懷光舊勲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

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

將即亮翻  
來戴翻  
考

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瑋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瑋震懼流淚氣索明年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

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己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

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

授旌旄以從人欲

旌旄猶言節旄也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

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

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

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

治第

治直之翻  
為于偽翻

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

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

分李懷光兵柄以授李晟  
澤城鄜音夫華戶化翻

晟家

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  
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

家書遺晟

遺唯  
季翻

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

為賊

于偽翻  
古莧翻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

猶衣  
於既

翻終無叛志

史言李晟以忠  
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

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

陝失  
冉翻

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

尹供晟軍糧役

役者輓輸  
浚築之事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

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

帥讀  
曰率

崔漢衡勸

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

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鎰將卒七

百從瑊拔武功

鎰戶  
盲翻

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鎰

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其地高平在武功  
縣西故曰西原

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

考異曰  
邠志十日

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域  
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

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

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

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浮圖也為于偽翻

諫議大

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

之葬會歸上都

會合也要也上都謂長安

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

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

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

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

如此當如何處之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

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



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

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

輔之義涉嫌上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

君臣之恥也玷都念翻 玉病也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

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牧 翻謗也

書呂刑曰德刑發聞惟腥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

宣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 希翻

見臯陶謨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

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

以諫爭為指過

爭讀曰諍

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

武王

數紂之罪曰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

垂訓於聖典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

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

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

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

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

之譏

惡鳥路翻又如字

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

被皮義翻

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

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爲左庶子加西川

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

上在漢中藉西

川供億為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吏翻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

原節度使馮河清

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誘音酉使疏吏翻

河清皆斬其

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朱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

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

將即亮翻考異曰郊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公受鉞專

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援尚結贊曰郊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

三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鎰以卒七百人從渾瑊進攻武功遂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于東郊石鎰以其卒降旻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為吐蕃所覆皆死馬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鑿請命於泚泚授希鑿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域西戎皆受賂焉希鑿疏涇將之不與已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鑿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為此訛言以搖衆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

梁州在西南  
岐雍在山北

率非良

士有邗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

皇大

察其事情頗似

窺覘

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

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

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

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

復猜慮拘囚

量音良復  
扶又翻

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

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

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

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

阮降卒事見九  
卷漢高祖元年

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

疏矣

疏與踈同

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

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事見七卷秦始

皇二

十年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效誠

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祖建武四

年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

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

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

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

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先悉薦翻

嚴束百辟有任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

免追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

蓋徐刃翻詩王

仇乎之蓋臣毛氏傳曰蓋進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

馭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

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

先悉薦翻

澤既復命方大

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

事見上卷興元元年

耽內牒懷

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

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為子偽翻乃敢

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

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

府遂安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遇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

全獻甫也離力智翻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揆

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蓋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韓遊瓌引兵會

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薨

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

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

王武俊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為翻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

害

復扶又翻

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

張孝忠必為之臣

張孝忠時鎮易定

滔連三道之兵

三道為幽州易定魏

博益以回紇

時回紇遣兵助滔

進臨常山

恒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

明公欲

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

自常山南至趙州皆

恒冀巡屬又西南抵邢州界即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

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

泚不日梟夷

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

鑿輿反正諸將之

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

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

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

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

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

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

俊叙國家禍難

難乃巨翻

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

縱子

容翻

武俊亦悲不自勝

勝音升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

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李抱真第十故

呼為

十兄曩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

今又不間胡虜

間古覓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

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

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

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

決為于偽翻

抱真退入武俊帳中

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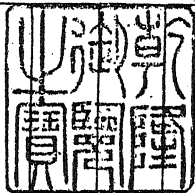
史言抱真推心待  
武俊以成大功

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

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袂音  
夾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 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騰錄監生臣范來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七

起開元因致五月盡旗蒙赤奮若七月  
凡一年有奇始甲子五月終乙丑凡一

年零

三月

德宗神武聖丈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

萬年京縣屬京兆  
北鄉慈陵鄉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始改御袂而御衫衫單衣

也將即亮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

滉呼廣翻使疏吏翻

羅綺也綾丈縵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襜都濞翻肩負為擔

天子所至為行在所

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

偽于

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蓄已羅

門庭矣

待直里翻

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簞

厨簞當作州簞

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

腰間

史言韓滉彌敏精密

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晟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

異曰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末



巴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  
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

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

警

將即亮翻扣擊也船  
邊曰舷音胡田翻

五百弩已毅矣比至渭橋

毅居  
候翻

引滿比必  
利翻及也

盜不敢近

近其  
斬翻

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

及澁米至減五之四澁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

常衣絹裙

衣於既翻絹與祿翻縑帛織成而  
無紋其精善者曰縑俗亦謂之縑

破然後易

吐蕃既破韓旻等

吐從暇入聲破韓旻  
見上卷是年四月

大掠而去未

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

璣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

其衆令春大疫近已引兵去

此且禮翻又音此琅工四  
翻源戶昆翻又戶本翻璣

古街翻

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璣與蕃將

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于武功武亭川吐蕃

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救結贊亦不進軍又曰

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

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

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泚破泚

于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兵

歸國泚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上以李晟渾瑊兵

少少詩  
沼翻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

贄以爲吐蕃貪殺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

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

使

使 使 翻 踧

致令羣帥進退憂虞

類 翻 帥 所

欲捨之獨前則慮其

懷怨乘躡

乘 其 虛 躡 其 後 也 躡 凡 軌 翻

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

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

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

遺 唯 季 翻

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  
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

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  
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  
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  
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戍諸軍當  
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  
條分也流汰也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  
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  
中之地梁謂梁州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  
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

成功

史略曰羈馬絡頭也礮謂羈所掛礮也余謂贊言羈礮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得進欲退則有

所礮而不  
得退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

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

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

相礮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

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即翻善也上有

掣肘之譏

交子賤爲單父宰請吏於魯侯魯侯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

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撓其政也

下無死綏之志

兵志曰將軍死綏有

前無却

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

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佺薨

佺肅宗子音他頂翻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爲徐沂密

觀察使洧卒高承宗代之

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

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

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

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

餽

餽音運糧  
運曰餽

依營而陳

陳讀  
曰陣

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

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

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

憊音蒲  
拜翻

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

楊布

滔傲天朝  
置常侍

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

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

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

爲干  
偽翻

同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剪

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為于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

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允讀與猶

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允與未決章懷太子賢注曰允

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翻毛晃曰允

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曲其足與

古尤同與侵韻允韻不同唐史允豫音淫誤今從晃失

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

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

于桑林桑林之地在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曰武俊引

經城西南

陣下同



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  
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  
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  
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趨其營

趨七喻  
翻下同抱

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  
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  
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趨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資財山積

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

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

怱普耕翻

怱悉發留守兵

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

定滄三州隸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

岳之妻兄也

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

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

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

解虞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帶定州

固烈悉取軍府綾緞珍貨數十車將行

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  
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  
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

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  
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版華

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  
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  
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  
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

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

更工衛  
翻送也

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

滔道路阻澀

澀色立翻史始曰阻  
隔也澀不通滑也

滄州錄事參軍李宇

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

說輸尚  
下同

遣宇奉表

詣行在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  
事賜名曰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  
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  
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  
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  
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

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騎奇寄翻  
好呼到翻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

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

先悉薦翻謀徒  
協翻覘互廉翻

皆爲邏騎所獲

邏郎佐翻  
巡察者也

晟引示以所

陳兵謂曰歸語諸賊

語牛  
佸翻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

飲之酒

飲於  
禁翻

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

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

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

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令賊重兵皆聚苑中

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

京城之下也

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

敗補

通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

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城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

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

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

營在北兵少

華州兵略元光之兵  
華戶化翻少詩沼翻

賊并力攻之晟命牙

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

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

入白華門

白華殿門也

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

復出兵

復扶又翻

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

西師謂澤城之師也

晟曰

賊數敗已破膽

數所角翻

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

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滄西

敗補邁翻

戊戌晟

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

必蒲

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麿村

按新書李晟傳

神麿村在苑北麿古牙翻

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

比必利翻及也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

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射而

亦翻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

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

帥讀曰率下同

佖演引騎兵繼

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

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



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

回禦之左右呼曰

呼火故翻

相公來賊皆驚潰

涇原將士素畏服李晟故

聞其來而驚潰

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

先悉薦翻

去東

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于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

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

帥讀曰率近其斯翻

光晟

送泚出城還降於晟

降戶江翻

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

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

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

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

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  
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  
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妓梁綺翻  
女樂也尚可

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

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  
御軍嚴整是日渾

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敗捕  
邁翻聞泚

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

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  
丹鳳之東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

丹鳳之西為建福門  
又西為興安門也

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

人屯安國寺

程太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

以鎮京城斬泚

黨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

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使見上卷

是年二月恒戶登翻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

露布上行在

上時掌翻

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

移

簾其呂翻說文曰簾鍾鼓之桴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柶縱曰簾又云簾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象之

為簾以廟貌如故

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 架鍾鼓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官室象貌為

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

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

也

爲于偽翻史言于公異爲李晟作露布得體

晟在渭橋熒惑守歲

歲星所在其國

有熒惑守之是爲罰星

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

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

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邨非相拒也吾聞

五星羸縮無常

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爲羸羸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又晉書天文志

曰失次而上爲羸火次而下爲縮

萬一復來守歲

復扶又翻

吾軍不戰自潰

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

至涇州

此必利  
翻及也

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

汝之節吾所授也

未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  
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

柰何臨危

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

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

賓客北趨驛馬關

起七  
喻翻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

西城屯

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  
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

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

中

射而  
亦翻

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

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

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

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  
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

裏頭  
內人

贄上奏以爲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

循拊

介察  
翻仄

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謀始盡

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璫詔未敢承旨

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斑宏充

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

按詩傳蒸蒸衆也黎  
亦衆也勞力到翻

丙午

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千餘人

考異曰袁皓與元聖功錄載李晟奏有邪睚狀曰睚  
頃因鑿與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詳致城邑迫脅授

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僞令仍及堅臥當節即懼嚴刑  
隨俗從官入傷素業然晞已染汙俗尚可昭明子儀熱  
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于  
一身實恐玷於先烈况臣摠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  
書累陳誠效按晞舊傳晞欲令掌兵晞陽瘡晞以兵脅  
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  
不云終臣事晞而皓裁嚴  
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 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

等

劉迺事見上卷是年二月蔣沈  
事見二百二十八年建中四年

已酉以李晟為司徒

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

賞叔復京  
城之功也

以檢校

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

府

以紀元為  
府號始此

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

遷官有差

賞扈衛之功也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

鄴道元水

經注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兵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

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

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

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

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議者或謂之權臣

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衡以平物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



平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

一方而結四海之疑

帥讀曰率  
乘繩證翻

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  
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

長姦邪由此誤也

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爲  
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

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喪悉浪翻長知兩翻

不如奠枕

京邑

史焘曰奠枕安枕也  
楊子曰奠枕于京

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

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

史焘曰旅衆也拒捍也  
也謂率衆以相捍也

復勞誅鉏

哉

復扶又翻

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

史始曰綜機縷也理治也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

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

此唐之中世閭宦之常態也華戶化翻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

罪

理治也避高宗諱以治爲理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

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

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

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懷光遣其子

璿詣行在謝罪

璿七罪翻

請束身歸朝

朝直遠翻

庚辰詔遣給事

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

懷光除見上卷本年三月

詣河

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朔方將士懷光所部也

壬午

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

從才用翻李

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千

里晟謁見上於三橋

見賢通翻

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

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

爲于僞翻掩面垂涕謂之掩涕

命左

右扶上馬

上時掌翻

至宮每間日

間讀曰閑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

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

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

於應山

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唐屬隨州

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

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

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

鄉走之

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植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書地理志

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鄉九域志隨州厲鄉村有厲山今自棗陽至厲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

懷光左右多胡人皆嘆曰太尉無官矣

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

罪故以爲無官

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

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諫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

談守盈懷光亦不之止

考異曰邠志曰七月十二日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

父中官談懷仙特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蕃渾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寶錄

復治兵爲拒守之備

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辛卯赦天下

初肅

宗在靈武

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

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

之世泌居蓬萊書院

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焘曰泌兵媚翻

上爲太子

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

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

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

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

省朝野皆屬目附之

屬之欲翻

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

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

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

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

將即亮  
翻下同

小俊之徒乃兵

耳何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

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

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

謂殺孔巢父談守  
盈也使疏吏翻

鼠

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

魘於  
琰翻

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

梟  
古

亮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

事見二  
百二十

九卷本  
年正月

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

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

昕元忠見  
二百二十

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

西域五十七國

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

及十姓突厥

西突厥有五弩矢畢五吐陸凡十姓

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

謂東

隴諸州

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

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

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爲唐固守爲于闐

翻近其

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

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况日者吐蕃觀望

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

事見上卷本年四月

何功之



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

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

氏行狀其年

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于龍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副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瓌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令從之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

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  
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  
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

亂根

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合言之亂既而田希鑾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

奏請徃理不用命者

理即治也

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

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

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

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

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先悉

薦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

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

數所角翻敗補過翻

時度支用度不給

度支之度  
徒洛翻

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

壻要廷珍守晉州

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有河南令要統

牙將毛

朝馭守隰州

朝直遙翻馭音揚

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

之

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赤狄厲咎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

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成因名治吉

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

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

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

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

渾戶混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

誠軍于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帥所類翻陝失冉翻使疏吏翻

與鎮國節度使

駱元光

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

廊坊節度使唐朝

臣合兵討懷光

郿音膚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

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

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

降戶江翻下同

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

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

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

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子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

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

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翻鎰弋質翻

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斌音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

能軍上表待罪

上時掌翻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

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

度徒

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

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

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

貯

貯丁呂翻

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

以討

李希烈喪師失守也

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

建中開勉以永平節度使鄴統討李希烈

之

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

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

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

永樂猗氏

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

兵逼河中矣樂音洛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

見

二百二十四卷大歷五年復扶又翻

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

白志貞初名白

瑋珪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

志貞得罪

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上

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

兩軍謂左右神策軍

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

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

官分典禁旅

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即亮翻監古術翻考異曰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

鳴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竇錄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

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使參候晟謂使

者曰涇州逼近吐蕃

近其新翻

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心腹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復扶又翔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管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



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

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于唯

癸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考吳曰舊晟傳曰晟至

誅之還鎮表李觀爲涇原節度使辛奉天錄十月丁丑

李晟誅田希鑒于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

度使丙子以希鑒爲衛尉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

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

州久之不克翟長伯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李澄請降事甲午以澄爲汴

滑節度使

考異曰二月已云上以澄爲滑州節度使蓋于時但許之耳

宋亳節度

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

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于州

西

敗補

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

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

趣七

至城北

怯不敢進

王恒去

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

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

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

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爲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

有忿闕

闕許激翻闕也狠也戾也又相怨也

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

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刺

史

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珏古岳翻

李

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勉失守事見二

百二十九卷  
建中四年

不應尚爲相

相息亮翻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

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

下勉至睢陽

睢陽宋州

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

辛子

亦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鑿與在

外聚兵修石頭城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陰蓄異志上疑之以

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

事見

上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唐時浙江東西道所

統惟潤異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等手授寧陵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也

所

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

行

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為言

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

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

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

如麻

言其多如麻可束也

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

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

省悉景翻親省也

正以謗語沸騰故也

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

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

願上時掌翻

乞宣示中書使朝衆

皆知之

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朝直遙翻下同

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

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

易以政翻累良瑞翻

泌退遂上

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

中爲于雖知卿與澁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

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澁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

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爲于偽對曰今

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

下早下臣章下戶塚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

覲歸覲者歸覲令澁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

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

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以謗言比界朕今知其所

以釋然不復信矣

復扶  
又翻

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

語牛  
倨翻

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

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

音閱

閱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

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陳少遊時  
鎮淮南

上謂李泌曰

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

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

復蕭

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  
元年四月遷從宣翻又如字

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

上

見賢  
通翻

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

敗臣節

敗補通翻陳少遊事見二  
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韋臯幕府下僚獨建

忠義

韋臯事見二百二  
十八卷建中四年

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

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

諸相

在省中坐政事堂  
既退各居閣子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

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

朝如字下  
朝來同

勿令李盧知敢問伺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

第見堯  
典舜典

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

記王制  
之言

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



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朝來主上已有斯言

朝早也  
陝通翻

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

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

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

語牛  
倨翻

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

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

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史充言陳少遊  
賦臣節之事

少遊聞之慙

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

賻符  
遇翻

淮南

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

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

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

謂朝廷受貢藏財物之府

無虛月

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

使疏吏糊勞力到糊

恩遇始深矣是

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詩云行有

死人尚或殣之殣渠各翻瘞尸也又餓殍爲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

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

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

四

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

饒州刺史

幾居豈翻

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

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

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

更工衡翻下更舍同

乙

卯制出高執之不下

執之不肯書讀下戶嫁翻

且奏杞極惡窮凶百

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

復扶又翻

上不聽補

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

建中二年盧杞為相四年貶

百

揆失叙

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孔安國注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時叙無廢事業今云失叙謂

事業廢也

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

失萬姓之心丁巳表高復于正牙論奏

唐謂大明宮舍光殿為正牙亦

謂之南牙

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

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

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

辟讀

曰開易如字辟易言

開速而易其故處

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

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

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

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為至當浪當丁翻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

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袁怒已與張柬

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

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以故以鄭滑節度授之也

代宗女嘉城公主妻田緒嘉城縣名隋置唐為松州治所妻七細翻李懷光

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  
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  
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邕之姪孫也李邕以讒死馬

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邁翻唐書地理志河  
中有陶城府鄴道元曰陶

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即此地  
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

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

臯為荆南節度

節度之下  
常有使字

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

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

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 五

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更工 衡翻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

取朝邑

朝直 遙翻

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

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 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

李

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

囂喧也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

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復踰旬月

史言李懷光偷延 視息復扶又翻

六月辛巳以劉

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西川

節度使

為韋臯以功烈著于西南張本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

史劉曄知軍事

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曄知陷復事素得衆心故滔死而衆奉之曄

普耕

時連年旱蝗

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度支資糧

匱竭

度徒洛翻

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

五不可

晟成正翻上時掌翻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

多兵則朱為示信必兵則不足隄防

少詩洛翻忽驚東偏

北安東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

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



度使故云然。渾戶昆翻。人戶本翻。城古成翻。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

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之罪今西

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

吐從敝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據淮西僭號故以

之與二虜並言

皆觀我疆弱不謂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

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

覷音俞

懷光既赦則

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

謂解奉天圍勲賞也將即亮翻

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

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

壁之間餓殍甚衆

殍彼表翻

且軍中大將殺戮畧盡陛下但

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

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

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

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

燧音逆朝直逆

翻必為于偽翻 考吳曰鄴侯家傳稱李泌語曰臣但恐棄于帳下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

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踏蹬矣領河東十萬

之師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取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

兵馬暢不危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  
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布  
烈朱泚之徒或能肝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控遠馭  
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東十餘州  
以待陛下還官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  
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  
臣今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  
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  
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  
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  
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語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  
期以為大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  
天之難握十萬疆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  
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  
已歸官闕懷光蹭蹬在于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  
居也不速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即不及矣若

河中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贈證矣欲於治後之下作屈  
疆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畧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  
百卷書證證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勲退不能効  
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  
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答以  
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  
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于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  
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  
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  
請雪昨敕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中同征之故當  
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  
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畧  
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  
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言也叔規既去具奏于上  
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官闕居常不安會  
東西苑牆忽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啟賊

上顧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泉  
懸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  
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  
太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  
下比在梁洋元惡據官關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  
在東渭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  
為遲恭亦可而竟如醉如魘都不能動令陛下復歸官  
關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  
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  
下無憂矣不喜于平懷光喜于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  
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  
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  
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而然于臣何  
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諳其為人頗見機識勢  
今之雄傑也臣非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奇  
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萬彊兵收復功在它人今

聖主已還官闕惟有懷光不速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搏膺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泌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敵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諷令下管記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畧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比亦有人毀卿言詞

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于朕朕信其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讜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恩止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算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泌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與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爲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與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于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公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克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月馬公朝于

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聞之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燧因曰未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上遣之

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 上許之 陝虢

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

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

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蒲李懷光 陝謂抱暉 且抱暉據陝則水陸

之運皆絕矣 江淮水陸之運皆經 陝州而後至長安 不得不煩卿一往辛

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



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

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

貫讀與  
慣同

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

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

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

校戶  
殺

且今

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使

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

形以

臨之謂  
之勢

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

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竅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既成

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

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

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陝

州行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爲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

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八里夏戶推翻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

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翻抱暉稍

覘丑廉翻

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

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

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

布于關外

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

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

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

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聚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

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

唐臣常作朝臣

泌寫宣以却之

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

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為宣也

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

者相繼

傾且鄭翻

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

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

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

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

者

屏必耶翻  
入身正翻

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

杜預注左

傳曰煩言忿爭也余謂煩雜碎也  
此煩言謂雜碎之言帥所類翻

泌到自安貼矣

史略曰安

安也貼伏  
也亦作帖

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

治糧儲

索山客翻  
治直之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

宅者觀察所居也唐

諸鎮將吏謂節度觀察所  
居者為使宅語牛居翻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

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為

我齋版幣祭前使

為于偽翻前使謂張  
勳版以祀幣以燠

慎無入關自擇

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泌使誅之

復扶又翻

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

赦之詔謫戍天德

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八年張齊丘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

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于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隋犬同

城之故墟在平郝山鉗耳背之北

歲餘竟殺之而抱暉

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

還 壬辰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灑漑將  
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